

補餘堂四書問答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六

婺源戴大昌斗源

鄉黨全篇

問 江慎修先生鄉黨圖考一書。辨證詳明。傳播四方久矣。而
閩中黃雲石先生名守儻復有纂輯小本。共二十六條。亦名曰
鄉黨考。並各繪圖於前。其著論可相仿與。

答 觀黃氏雲石纂輯鄉黨考。並所繪圖。採摭雖多。然皆尚沿
舊解。令人蒙混。與江氏鄉黨圖考一書迥不相侔。試畧舉而
言之。如黃君子使擯章趨進一條。尚謂在入廟門時。不知就

既入廟相禮言公門章尚以燕朝

即內朝

非異姓之臣所得入

而所繪治朝外朝之圖俱有東西階不知惟燕朝有階故云升堂也復其位亦不知即在燕朝堂下之位也執圭章亦未能辨正集注所引包咸命圭及鄭氏既聘而享用圭璧之說紺緇章不知詳考齊服爲元冠元端及孔氏誤以紺色爲元故以紺爲齊服又練衣本以一染之緇爲緣而孔氏誤以五入之緇爲一染之緇故以緇爲練服之飾致集注亦承其訛耳緇衣句以朝服而兼祭服素衣句以聘問而兼視朔黃衣句是臘而非蜡三條頗能攷核而楊襲之制究屬騎牆惟裳

與非帷裳。制度亦未甚明析。至冕弁冠之制。三者各異等級。攸闕。冕制有五。上有覆板以垂前旒。而所繪圖。但有弁冠而無冕。又爵弁韋弁皮弁。並未詳言所用。冠以梁得名。冠圈謂之武。其所繪冠之形制。亦尚沿昔人之誤。如畫舉頭而蒙之也。又冕則有冕服。弁則有弁服。元冠則有元端服。尤未能一一辨別。吉月先視朔。則服皮弁服。繼而視朝。則服朝服。夫子時已致仕。故不從視朔。亦未補出。至於車制。自曲禮孔疏。不分明。後之繪圖者。俱失其真。車制前低後高。輿板之上。左右有轎。轎上有較。輿前有軾。輿自後升。輿後有簞。莛輿板之下。

後而有軫。前及左右三面皆有軌。軌皆有拚板。

亦曰陰板。

輿底有

兩伏兔。駕時以銜軸。軸之兩頭各接于轂以貫兩輪。又有轆

木加于軸上。直入輿後之軫。

駕時以鐵固之。

轆之前端則穹窿上曲

而鉤衡木以駕服馬者也。此古之車制。今多不曉。黃君亦未

能言之詳悉。所繪車圖殊屬昧昧。觀其自序固並未見慎修

先生鄉黨圖考一書。茲恐鄉塾操觚之士。苦江氏之繁多。喜

黃君之簡便。棄彼取此。指莠爲苗。其誤匪淺。因摘江氏鄉黨

圖考之切要者。附錄一冊以備覽焉。

摘抄江氏鄉黨圖考

祇依經文爲叙。不照原本分類。

上大夫下大夫

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三卿者。謂諸侯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而三卿亦分上中下三品也。下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也。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爲小司馬也。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注云。上大夫曰卿也。疏云。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

凡有物者按卿與大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卿爲上大夫其大

子春齊先世之說

夫皆爲下大夫也諸侯三卿其執政一人爲上卿如左傳

杜洩之言季孫恒爲司徒叔孫恒爲司馬孟孫恒爲司空

故三卿並將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是其次也

孔子爲司寇下大夫也與上大夫言與卿言與下大夫言

與其同列言也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肸之

後爲叔氏有叔老叔弓叔執叔詣叔還皆書于經

叔老叔伯之子襄十

肸孫聲

四年始見經蓋亦上大夫孔子時爲叔還也

凡有按字者

生之說

俱江春濤先

使擯 執圭

按孔子仕魯之時。定公十年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禮。當有君召使擯之事。然會在壇坫。與朝禮異。似無交擯傳辭之事。孔子去魯。在定十三年春。此數年皆無諸侯來朝之事。然則使擯章言賓不顧矣。所謂賓者何耶。周禮諸侯朝爲賓。大夫聘爲客。通言之。客亦可謂賓。然當時亦無他國臣來聘之事。晁氏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其說亦不可通。竊意聘問之禮。大聘曰聘。使卿。小聘曰問。使大夫。春秋外臣來聘。及內臣如他國。皆卿也。若大

夫以小聘往來。則不書于春秋。孔子爲司寇。大夫也。或嘗使他國行小聘。因記執圭一條。小聘無享而有享。當時不能如禮也。又或有他國大夫來行小聘。則記君召使擯一條。周禮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旅擯者。陳擯而不遞。傳辭。此記揖所與立。左右手似交擯者。亦當時不能如禮也。朝禮賓退。主君車送。三還三辭。告辟。聘禮送賓。有賓不顧之文。與此復命之詞相合。

趨進考

按趨進翼如也。注疏皆不言趨進在何時。以儀禮考之。廟

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爲之。孔子大夫而相禮。攝相也。亦猶夾谷之會。重其知禮而使攝行相事耳。蓋賓旣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旣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于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則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文曰擯者進。卽此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進者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翼如者記其容耳。俗解不

知其義。謂趨進在入門時。夫君迎賓入門。與賓雁行。擯介皆隨後雁行。及廟上相先入。此時安可用趨。趨則過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故詳考以正其謬。又按大門外傳辭之時。孔子仍是以大夫爲承擯。故云左右手。至入廟門。乃攝上擯而相禮也。

入門過位升堂復位考

此條辨正甚繁。因檢江君入公門全節題文自記錄之。

按諸侯三門三朝。公門係庫門。其庫門外名外朝。天子有三槐九棘。諸侯未必有槐棘。其制度亦相仿。惟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門外之朝。非常朝之所也。至庫門內。平

庭。金非朝地。不得以朝言之。第二門名雉門。雉門兩旁設兩觀。每月朔懸治象。是雉門內名治朝。人君每日常朝之所。左右有室。乃官府治事處。此朝亦係平庭。羣臣卿大夫士先入。君出路寢門外當宁而立。與羣臣相揖。君便退入路門內朝。所以治朝宁立之位爲虛位。其過位卽是過此虛位也。其路門亦名寢門。乃第三門。此門內名燕朝。卽內朝是也。此朝有堂有階。君圖宗人嘉會及燕饗羣臣議政事皆在此朝。故欲有議則羣臣于治朝過位而入路寢門內朝。升堂正是議政事。時凡大夫入路門內朝。位于堂下。

中庭北面無事亦不升堂。或君有命。或臣有進言。乃升堂。亦無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拜者。或受命。或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其言出降一等。乃退而下堂。卽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下階復位。卽復其堂下中庭北面之位。俟諸大夫皆退然後退。若治朝之位。諸臣皆不在。無至外朝復位之理也。講家不考古人宮室之制。旣不知三朝唯路寢有堂。又不知外朝在庫門外。又不善讀周禮太僕注。泥其言。一若路門是禁地。異姓之臣不得入。于是以過位爲外朝。以升堂爲在治朝。使路門外平庭。忽然有

堂有階。貽誤後學。因檢朱子語類此條而詳解之。

按入門先入庫

門次入辨門。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注云臣統于君是君臣出入皆由闕東。唯賓客由闕西。有謂入以東爲右。出以西爲右者。非也。立不中門。亦謂東扉之當中。士冠禮疏云天子堂九尺階九等。講便堂七尺階七等。大夫五尺階五等。士三尺階三等。按古之八尺當今五尺。古之一尺當今六寸二分半。

又按春官樂師鄭注人君出入乘車升車于路寢西階之前。下車於阼階之前。鄭氏本之尚書大傳。蓋治朝與外朝俱係平庭。故可乘車出入。使有九等七等階級。車豈能升降乎。說者泥於燕朝與宗人圖嘉會之云。謂異姓之臣不得入。不知儀禮燕禮篇燕羣臣于寢。原不論同異姓也。若

治朝則君臣皆立而不坐非行燕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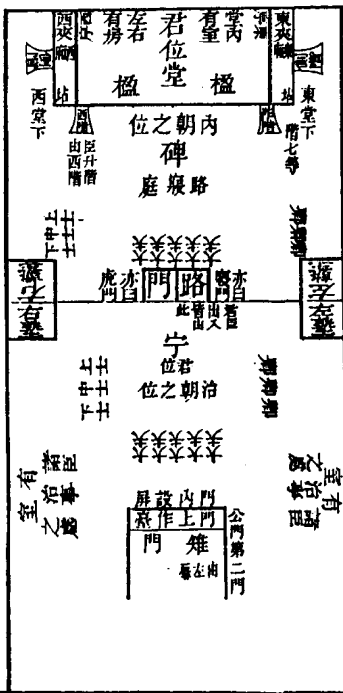
宁考

按宁有二。齊風俟我于著。著卽宁。此是有堂之屋。以門內兩塾間爲宁。鄭註聘禮大夫揖入省內事。旣省俟于宁是也。一是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此路門外視正朝。人君所立處。門卽路門。屏則設于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屏之內。路門之外。宁位在其間。其實宁近路門而遠屏也。若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此是齊風之著。不當以解爾雅之宁也。又

曲禮天子當宁而立。孔疏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近應門。則誤甚矣。竊疑覲禮廟門外之屏。惟天子有之。明堂位所謂疏屏。天子之廟飾也。諸侯廟內亦無屏。邦君樹塞門之制。在朝不在廟也。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唯爲諸侯言之。門者路門。屏者雉門內之屏也。若天子屏在應門外。去宁則遠矣。釋宮云屏謂之樹郭。注云小墻當門中也。

天子外朝在庫門外。諸侯無明文。蓋亦倣此。外朝之地。平時臣民皆可往來。以鄭康成朝士注爲正。

諸侯治朝燕朝圖



執圭考

按包咸曰。爲君使聘問隣國。執持君之圭。集注亦以諸侯命圭釋之。誤矣。五等諸侯命圭。惟諸侯朝玉及兩君相朝所用。若遣臣出聘。別有聘玉享玉。降其君瑞一等。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是也。邢疏亦知之。而未能辨包注之誤。按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及玉人文入聘禮篇。則圭固有辨矣。集注未及追改耳。曲禮有藉者則

按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也。有藉。謂璧琮加于束帛之上也。凡兄弟婚媾之國。聘享及其夫人。不然則否。聘于其君則用圭。聘于夫人用璋。禮畢則還之。不受也。

享禮考

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注云。合同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皆有庭實。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是也。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子諸侯則享用琥璜。下瑞也。按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耳。鄭此注云。其于諸侯亦用璧琮耳。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鄭注鄉黨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邢疏引小行人文。不能

辨正。集注亦承其誤。又按鄉黨所記當是小聘。小聘不享。

而有享。當時以玉帛爲禮。尚多儀。不能如禮制矣。按聘享

既迎賓于大門內。東行。每門每曲揖。至太祖廟之門。君揖入立中庭。賓執圭。主人三辭。玉。然後納賓入庭間。與君三揖。階下三讓。升堂。致命。公拜命。乃授玉。降出。乃行享禮。其儀如初。

私覲

按私覲之幣。束錦乘馬。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耳。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謂從君朝隣國而行。

私覲爲非禮耳。非謂其僭于邦君。有庭實旅百如享禮也。

按私覲之儀。賓先以臣禮奉束錦乘馬。由門右入。奠幣。再拜稽首出。擯者辭。再以客禮見。先陳庭實。賓奉幣。由門左。

天揖讓如聘享。升堂授幣。降。再拜稽首。君醜乃升。成拜降出。

紺緞考

孔安國曰。一入曰緞。飾者不以爲緞。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緞者。三年練服以爲飾。故君子皆不以爲飾。

按小祥練冠練中衣

疏云。紺元色。緞淺絳色。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緞。今孔氏一入曰緞。未知出何書。

按。紺。緞。皆赤黑之間色。緞又黑于紺。君子飾必用正色。如深衣。篇純以纁。純以青。純以素。是也。純衣之緣也。不以紺。卽所謂飾。

緞爲飾。猶之不以紅紫爲褻服耳。謂其非正色也。緞又入
黑爲緇。爲元齊服。元冠元端。而孔氏誤以紺色爲元矣。邢
紺元色亦誤。紺當練衣。檀弓云練衣本以一染之緇爲
爲四入元當爲六入緣。而孔氏誤以五入之緞爲一染之緇矣。邢疏不能辨正。
集注亦因其誤耳。

爾雅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按士冠禮疏
云。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也。古絳字與紅同音。卽紅
也。

疏云。經及爾雅不言四入及六入。士冠禮有朱紘之文。鄭

云朱則四入與。淮南子云。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緇矣。若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緇。是五入爲緇也。紺。緇相類之物。若更以此緇入黑。則爲元。但無正文。更以元入黑汁。則名七入爲緇矣。但緇與元相類。故禮每以緇布衣爲元端也。據此。則紺爲四入。元爲六入。與

紅紫

玉藻。衣正色。裳間色。注謂冕服。元上繡。下疏。云元是天色。故爲正。繡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間。

按元冠紫綏。自魯桓公始。又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爲紫。下

令貴紫。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
子數其罪。紫衣居一。註謂僭君服也。可見當時尚紫。孔子
所以惡之。

衿絺綌

孔安國曰。必表而出之。加上衣。疏。衿單也。單服必加尚表
衣。然後出。爲其形褻也。曲禮玉藻衿絺綌不入
公門注疏俱同此解

按注疏說皆以表爲在絺綌外。以出之爲出門。唯集注改
舊說。今從集注。絺綌內雖有裏衣。如入公門見賓客。絺綌
外仍當存衣也。

通考服色相稱

孔安國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疏云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故羔裘緇衣以裼之。麕裘素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

按古人制服。衣與冠同色。上體稱也。屨與裳同色。下體稱也。帶亦象衣。鞶鞶亦象裳。故裼衣必象上服。內外稱也。上服卽謂祭服朝服也。今人作文。不知緇衣素衣黃衣之外。仍有上服矣。又按今人服裘或以毛向外。古人正是如此。但裘外尚有裼衣及上服耳。

緇衣羔裘考

疏云謂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注朝服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色亦爲元。元卽緇色之小別。則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緇色也。

按在朝君臣同服。俗解緇衣取象臣北面。然君南面亦緇衣。又何以說乎。又按大夫以朝服爲祭服。故緇衣羔裘又爲祭服。必兼朝祭義始脩。

素衣麕裘考

疏云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聘禮賓皮弁聘。注云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

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

按視朔重于視朝，以視朔服聘享，是相尊敬也。蓋若以皮弁服受聘享，故聘使亦皮弁服。皮弁之服，卽素衣麤裘也。故必兼聘享視朔二義始備。

夫服所以辨等威也。是故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元冠以視朝；大夫冕而祭于公，朝服而祭于己，皮弁而聘于隣國，言冠則服統之矣。自是服制差次當如此。此段亦先生此節題文。

黃衣狐裘考

邢疏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大蜡與息民異。息民用黃衣。狐裘。蜡祭則皮弁素服。以其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疏云此息民謂之臘。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按俗解以爲蜡祭服者謬。

附八蜡考

郊特牲疏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

按八蜡數昆蟲非也。祝辭昆蟲母作。欲先嗇諸神除之耳。

豈是祭昆蟲。王肅去昆蟲而分貓虎爲二。亦非也。八蜡當去昆蟲。數百種。經文明云祭百種。以報嗇。何得遺之。陳氏禮書

與閭百詩四書釋地俱同此說

考袒裼襲之異

聘禮。公側授宰玉。裼降立。註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袒裼者。左。謂袒出左袖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如冬襯身有禪衫。又

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服。爲皮弁祭服之等。若夏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

上加以上服也

冲衣即
禴衣也

云禴者謂開衿前上服見禴衣也

故玉藻云裘之禴也見美也襲者掩之故云襲充美也其云凡禴禴者左謂吉凶之禮皆是袒左也

按古人有袒袖之禮謂行禮時開出上服前衿而袒出左

袖也士喪禮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

扱即
揅字

吉禮亦當以左

袖插諸前衿之右也凡經傳單言袒者袒而無衣肉袒也

言禴或連言禴禴者禴而有衣也喪禮肉袒祭禮迎牲割

牲養老禮割牲皆肉袒射禮惟君袒朱孺餘皆肉袒而以

拾韜左臂

拾以皮
爲之

君在大夫射則肉袒皆是也惟受刑則

袒右。故覲禮侯氏請事右肉袒。此與尋常行禮者不同。謂刑宜于右也。總而言之。凡與襲對者。皆是袒左袖露裼衣。若襲則掩其上服。不袒袖。別無所謂襲衣也。鄭注玉藻袒而有衣曰裼。台之此法。凡禮裼者左。可明袒裼之義矣。知裼則知襲矣。後儒不知裼襲之禮。雖草廬吳氏猶云直其領而露裼衣。謂之裼。曲其領而掩蔽裼衣。謂之襲。况講章時文家乎。又裼衣上便是上服。更無襲衣。此疏說得之。

褻裘狐貉

按褻裘卽狐貉之裘。玉藻云大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

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喪。宜非君子所服也。褻裘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也。

佩考

玉藻。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疏謂孔子以象牙爲環。以綦組爲綬者。以失魯司寇。故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已無德事也。象牙有文理。爲環者。示已文教。循環無窮也。

深衣考

長衣中衣附 又衽考

鄭氏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

以布明矣。疏云餘服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制度皆同。若中衣。謂在朝服祭服喪服之內耳。但吉服中衣亦有采緣。長衣皆以素緣。凡深衣卽是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若庶人吉服卽是深衣。以著之在表也。又長中繼拵尺若深衣則緣而已。繼拵尺者。謂以半幅繼續袂口。拵餘一尺。若喪服中衣不得繼拵尺。

按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如布幅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

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每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共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巖倍于腰者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以之向上寬頭一尺八寸以之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共得七尺二寸合于齊得一丈四尺四寸也古未有棉花布以麻爲之每幅濶二尺二寸此四幅連屬于裳之兩旁別名爲袷所謂袷當旁也卽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此深衣裳無辟積必須兩旁有斜裁方能上狹下

廣意當時或有不用斜裁而作襞積于裳者。故鄉黨記此。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也。曲禮孔疏妄謂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向下。狹頭向上。皆似小要之衽。是皆成偏表之縫。其說易惑。人朱子家禮亦承其誤。而續衽鉤邊亦多異說矣。

又按衽者斜殺以掩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中者。則前襟而後裾也。唯當旁而斜殺者各衽。故經云衽當旁也。凡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狹頭在下。如燕尾之形。

卽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也。此鄭氏謂衽之殺而下者也。深衣之衽當裳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鄭注謂衽之殺而上者也。又經云續衽者謂縫之以合前後。惟左旁之裳爲然也。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別有鉤邊。鄭注鉤邊若今之曲裾。是當別用一幅布爲之上狹下濶綴于右後內衽使其鉤曲而前以掩裳際也。家禮以合縫爲續衽覆縫爲鉤邊。非是。又鄭注衽是以小要取名者。謂喪大記君蓋用漆三衽三束。注衽小要也。蓋小要之形。上下廣而中狹以掩棺蓋合縫之際者亦名爲衽也。

帷裳 已詳前深衣條

按帷裳是謂朝服祭服喪服之裳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故旁無殺縫而腰有辟積也非帷裳是謂深衣及中衣長衣之裳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故腰間自不須辟積矣 朝祭等服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等服衣裳相連也

冕考

大戴禮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黹纁塞耳所以掩聰 纁黃色 左傳孔疏云冕以木爲幹以元色布衣其上謂之延冕制後高前低有俛俯之形故各冕焉論語尚書皆云麻冕故

知俱用布也。弁師五冕皆元冕。故知布色用元也。

按冕者冠之有延。有旒。孔安國注論語以緇布冠釋之。與

始冠之緇布冠相混。

集注誤用其說

又謂績麻三十升爲之亦非

也。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爲者也。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是細密難成矣。

又旒者。周禮鄭注云。以五采繩貫五采玉。垂于延之前後。所謂前後遂延也。天子十有二旒。前後各十二也。此爲衮

衣之冕十二旒。共用玉二百八十八。若鷩衣之冕九旒。共
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共用玉百六十八。希衣
之冕五旒。共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賈
疏王之五冕。其纁則有十二。有九。有五。有三。其玉則每一
旒皆十二玉也。

按大戴禮及東方朔答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則
無後旒可知。後旒何所取義乎。玉藻言前後邃延。謂版長
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深。邃非謂後亦有旒。鄭注誤
釋之耳。經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十二也。賈疏引漢

禮器制度亦云垂于延之前後。豈叔孫通失之與。抑非禮器制度之原文與。且衮冕共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亦覺難勝。鄭所計用玉。每冕皆當去其半。

又弁師掌王五冕。注云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也。疏謂祭天用大裘。取質。故冕亦無旒也。若爵弁則前後平。冕則前低一寸餘。雖無旒。仍謂之冕也。又周禮

諸侯之纁旒九就。

注侯當爲公字

又注侯伯纁七就。子男纁五就。

玉皆三采。孤纁四就。三命之卿纁三就。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玉皆朱綠。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纁古

燕字就成也

按禮器言冕制。天子用朱綠二采。太卑矣。諸侯有五等。概用九旒。太無辨矣。七旒五旒。用之上大夫。下大夫。則已僭。士得服三旒之冕。亦大尊。注疏謂是夏殷之制。惟周冕旒數隨其命數。可知制度之善。夫子論爲邦。所以取之。

冕



此圖其五旒者若孔子
一命大夫冕則無前旒

爵弁 皮弁 韋弁

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凡冕後高前低。

爵弁則前後平。又爲爵色。亦無旒。故不得冕。名雜記。大夫
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又
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于己可也。注。弁爵弁也。祭于
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于己。唯孤耳。皮弁者。以白
鹿皮爲冠。象上古也。韋弁者。以韎韋爲弁。韎是蒨染。謂
赤色也。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注。會縫中
也。璫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
爲飾。謂之綦。詩會弁如星。又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柅也。以
象骨爲之。笄。今之簪也。

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注謂玉璫如其命數。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皆三采。孤則璫飾四。三命之卿璫飾三。再命之大夫璫飾二。玉皆二采。一命之大夫及士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又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又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又士冠禮記。三王共皮弁素積。注質不變也。

爵

見之

皮

此圖其玉璫五者皮弁韋弁相同但

弁



次也

弁



色異耳

冠考

緇布冠

元冠

附縞冠

士冠禮記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注太古用白布冠。惟齊則用緇色。故曰緇布冠。至三代改制。始以白布冠爲喪冠也。今始冠仍用緇布之冠。此重古也。綏。纓飾也。疏謂惟諸侯則得著綏。尊者飾也。冠而敝之者。謂士以上。冠訖則不復緇布冠。若庶人猶著之。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也。

按冠而敝之。是謂後世之元冠。用繒不用布。故始冠之緇布冠。既冠可敝。注疏俱未言明。此當補。

說文云繒帛也。元冠以黑繒爲冠。

梁廣二寸。又以黑繒爲武。武冠圈也。冠梁屬于武。其畢向內縫之。以朱組爲纓。結于頷下。垂其餘爲綬。但組纓之

色諸侯丹大。夫青士綦。

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縮直也。

按今時之喪冠與古吉冠畧相似。非謂太古冠以梁得名。冠圈

謂之武。梁屬於武。但古喪冠用繩爲武。今用布爲武耳。古

吉冠以黑繒爲梁。亦以黑繒爲武。梁之廣無正。喪冠廣

二寸。見喪服篇。賈疏謂吉冠當亦如之。非若後世之帽。盡

舉頭而蒙之也。吉冠之異于喪冠者。吉用繒而喪用麻布

也。吉冠之武用繒。而喪冠之武以繩也。吉冠之梁兩頭皆

在武上從外向內反屈而縫之不見其畢。喪冠外畢。前後兩頭皆在武下。自外出反屈而縫之見其畢。謂之厭冠也。喪冠三辟積于二寸之梁上。縮縫之殷以上。吉冠亦三辟積向左縫。周始變爲橫縫。冠形穹窿當長。只有數寸。橫縫可十餘辟積。此須識古之冠制。乃知縮縫橫縫之解。後儒紛紛擬議。皆由不識古冠梁之廣。止二寸。非用一幅之材。舉頭而蒙之也。蓋自秦漢以來。古制盡失。猶賴有喪冠存古制之彷彿。今人鮮有能考究者矣。

冠



古冠制本如此冠梁上古用縮縫
三辟積周改用橫縫辟積無數

雜記大白冠緇布冠皆不黹。委武元縞而後黹。注元元冠也。縞縞冠也。疏云大祥縞冠亦有黹。

按委委貌也。卽元冠也。武冠卷也。大白緇布之冠皆用布。故有纓無黹。元冠用黑緇。縞冠用生絹。故垂黹爲飾。又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言其制之異同未之聞

按委貌章甫
毋追皆元冠

按傳言毋冕端委以治民。又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則委

貌亦單言委。公西華言端章甫。想猶云端委。未必有取于
殷冠。孔子言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魯人歌袞衣章甫。爰得
我所。又似當時章甫與委貌亦可通行。未必夫子以殷人
常服章甫也。

四代祭服之冠

有虞氏皇。夏后氏收。殷人皐。周人冕。注皇冕屬也。

冕服考

凡冕服之色。皆元衣纁裳而後施章采也。虞制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即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虎藻火粉米黼斧黻兩

相背六者刺之于裳。所謂十二章也。皐陶謨五服五章者。注疏謂天子則用十二章。諸侯自山而下。祇用九章。伯自華蟲而下。用七章。子男自藻而下。用五章。卿大夫自粉米而下。用三章。是爲五服以章別也。夏殷之制未聞。至周制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注周制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所謂三辰旂旗也。其餘九章登龍于山之上。登火於宗彝之上。尊其神明也。曰龍曰山曰華蟲曰

火曰宗彝。皆以爲繪者。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皆以爲繡者。若袞則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自華蟲而下。衣三裳。四凡七章。毳自宗彝而下。衣三裳。二凡五章。希自粉米而下。衣一裳。二凡三章也。元衣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此與虞制異也。又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皆言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若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于已。疏此言上得兼下。下不得

僭上也。

又

王制疏云。公雖服衮冕。然但有降龍而無升龍。

其冕亦但九旒而無十二也。

王制孔疏宗彝謂宗廟彝尊之飾。有虎。雖二獸。虎有猛。雖

能辟害。故象之。

按冕服古用十二章。周損爲九章。日月星唯畫于大常。正是監前代損益之精意。鄭說俱允。有謂周冕服亦用十二章者非也。

弁服考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鞞鞞。注此與君祭之服也。爵弁服爲冕服之次。俱以絲爲之。其餘朝服皮弁服元端。

服。及深衣長衣等。皆以布爲之。耳纁裳。淺絳裳也。純衣。絲衣也。衣與帶同色。鞅。韎。韎。韎。韎。韎。也。茹。蘆。茅。蒐。一各。蒨。可以。染絳。蒨。草。亦。名。爲。韎。以此。韎。染。韎。合。之。爲。韎。故。各。韎。爲。韎。韎也。又。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也。亦。絳。色。疏。謂。聘。禮。卿。韋。弁。歸。饗。餼。注。葢。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不。同。者。彼。以。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爲。衣。而。素。裳。也。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鞅。注。素。積。以。素。爲。裳。而。辟。積。其。要。中。也。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與。冠同。色。冠。爲。白。鹿。皮。故。衣。亦。素。也。鄉。黨。素。衣。麤。裘。鄭。云。視。朔

之服。蓋君臣同服也。皮弁服。天子以視朝。遂以食。諸侯以視朔。及諸侯自相朝。又待聘使皆用之。

朝服考

天子以皮弁服視朝。若諸侯視朝之服。玉藻注云。元端素裳也。疏謂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也。卽爲諸侯朝服。又士冠禮。筮于廣門。主人元冠朝服。注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與冠同色也。又禮于在朝。君臣同服。故鄉黨緇衣羔裘爲朝服。緇與元相類也。又司服。凡甸冠弁服。注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

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也。

按燕飲羣臣之服亦卽甸獵之冠弁服。

皮弁服是素衣素裳。諸侯以下朝

服是元衣素裳。疏云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

元端服考

端者取其正也。朝服亦得名元端。但謂之朝服者皆是以素爲裳耳。其謂之元端者。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蓋卽朝服之衣。易其裳也。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注此元端服之韠也。以韠必與裳同色也。惟大夫則朝服與元端服皆係素裳耳。

按元端不名爲元冠服者。以朝服及元端與深衣。皆係用元冠故耳。

鞞考

鄭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爲之。又明堂位。有虞氏服鞞。謂始異其制。有文飾也。左傳疏云。經傳作鞞。或作鞞。或作芾。音義同。江君說與此異。未錄。

附笏

按笏者。古人以爲服飾。常插之于帶間。有事出之。故經言搢笏。後世謂之簿。又謂之手板。不插而執之。非古制也。今

行文當言垂紳搢笏。不得用垂紳正笏。玉藻天子搢珪注亦笏也。按珪與大圭不同。天子冕弁諸服當搢珪。惟朝日搢大圭。考工記大圭長三尺。玉藻言笏二尺有六寸。尊卑皆然也。鄭注悞。

吉月視朔考

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闕在門兩旁。其上懸法象。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中央則闕然通道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春秋雉門及兩觀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公羊子家駒云。設兩觀。諸侯僭天子也。哀三年桓僖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又月吉每月朔日也。周禮春官注：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玉藻疏：行此禮，天子于明堂，諸侯于太祖廟，訖然後祭于諸廟。故或謂之告朔視朔，聽朔亦謂告月。又謂朝廟，又謂朝正。又謂之月祭。按以朝廟爲月祭是也。祭不欲數，朝廟之祭必簡禮。記所謂一獻質者，又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疏又以爲謂之朝享，非是。故不錄。

又按魯自文公後，此禮亦非盡廢。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知在國則猶朝正，故定哀時猶

供此羊。但不行之月爲多。故子貢欲去之。

又按告朔之後當視朝。孔子致仕後。吉月惟朝服而朝。不從視朔者。異子在位之臣也。是時魯君未必視朔。卽視朔亦惟從視朝也。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疏謂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視朔。皮弁服也。朝服。緇衣素裳也。

居考

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注嚮明。

按室有牖。所以爲明。非以戶爲明。如開戶則有風寒。記禮

者謂君子之居恒當戶恐不然矣。堂上以戶牖之間爲尊。室中以奧爲尊。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則父母不在當居奧矣。孔子齊必遷坐。蓋平時坐於奧。齊時似有不敢居尊之意。又按散齊居外寢。致齊居內寢。

食

按古人禮食以簋盛飯。尊卑之差。有八簋六簋四簋二簋。儀禮又謂之敦。音對所盛者黍稷。加之則稻粱。天子又加麥苽。非禮食則盛之于簞。以七出之。食飯于豆。其七又謂之挾。柶七是盛飯入豆。非載鼎實之七。

醬考

按醬者醢醢之總名。醢之物有七。醢醢當是豕肉作之家所常用者也。又陸產之物有蜆兔雁。水產之物有蝸麤魚。內則有卵醬。亦魚醢之類。有芥醬。則醢人七菹之類。漬諸醢而成者也。醬物或于烹魚肉時以醬和之。濡雞濡鼈醢醬。濡魚卵醬是也。或于食魚肉膾脯時以醬配之。脍脩蜆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是也。不得其醬不食。當是配食之醬。若烹物時或非其醬亦難辨。且亦不必盡如內則所云也。

膾脯

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
憲皆聶而不切。麇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蔥若菹。實之醢以柔之。注。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醢與葷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
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脩。

羹

按爾雅肉謂之羹。羹爲煮肉之通名。肉熟爲羹。定是也。但有肉汁而不和鹽菜。盛之瓦豆者爲大羹。三牲肉汁和以鹽菜。盛之銅器者爲鉶羹。列之鼎者爲陪鼎。皆禮食之羹。

其常食之羹。雞犬兔及脯。皆和米屑作之。而不用蓼。又有菜羹。但有鹽菜。內則所謂芼羹是也。司馬遷傳又有藜藿之羹

祭食

明堂位有虞氏祭首。夏侯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按古人祭始爲飲食之人。大者如后稷配天。次如先嗇司嗇。其先火先炊之人。如夏官司燿。凡祭祀則祭燿祭先火。特牲饋食。尸卒食而祭餽。饔饗饗饗祭先炊也。至每食必祭。亦是祭先火先炊。但彼是正祭。此是小祀耳。

坐考

按古人之坐。兩膝著席而坐于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臀不著足。又謂之跽。跪危而坐安。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此跪坐之別也。若坐而舒兩足。則如箕矣。

儻考

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又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又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疏云季冬大儻。下及庶人。時月建丑。故作土牛以畢送寒氣。鄉黨所記亦據十二月言。

拜考
擗附

春官大祝辨九擗

古拜字

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

吉擗。六凶擗。七奇擗。八褒

讀報

擗。九肅擗。據注疏解稽首拜。

頭至地。稽留多時。拜中最重。此臣之拜君也。頓首。頭叩地

也。空首拜。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

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

服者。奇拜。謂一拜也。褒拜。謂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

之擗

揖

是也。肅拜最輕。惟軍中有此。振動。戰栗變動之貌。

又稽顙還是頓首。但頭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耳。

稽音啓

按頓首以頭叩地似稽顙。此拜不常用。見于左傳者二。晉

穆嬴抱太子頓首于趙宣子。又申包胥九頓首而坐。皆有

所急求于人也。賈疏謂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恐不然。君

拜臣下。及平敵自相拜。皆當用空首也。今人東札動稱頓

敵之拜耳。振動疑是跪而稍振動其手。不至地也。肅拜不跪。如

今之揖。

秋官司儀注。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

手小舉之也。

按古人之揖。與今人不同。今人之揖。卽古之肅拜也。古人

揖爲推手。如今人與人相拱手。有高下平之別耳。

侍食于君考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俛。又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俛。君命之食然後食。鄉黨記侍食于君。疏云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又須君先命之祭。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也。

按鄉黨所記。是君以客禮待之者。故代宰夫嘗食。客之則

已當祭。此不言者。或是君未有命。或是記者畧之。邢疏謂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非也。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

帶紳

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而復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垂帶而厲是也。玉藻謂天子諸侯大夫俱素帶。士練帶。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居士道藝處士也。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二寸。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疏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

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焉。是紳長三尺也。

天子帶朱裏終辟諸侯終辟大夫

夫辟垂土率下辟辟爲紕緣也

車考

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

路也。乘路周路也。考工記軫之方以象地也。蓋之圓以象

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有鸞

鸞和也。鈞車謂曲前欄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

春官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

音盤

纓十有再。就建大

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鈞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

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草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前音鶡音解音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又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纓。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纓亦五采畫。無瑑耳。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鞅而漆之。役車方箱可任載也。

按輿是方箱。輿板之上。左右兩旁各有一木。謂之鞵。鞵上又各加一木。謂之較。詩曰。猗重較兮。謂兩較在鞵上也。輿前則有橫木可憑。式者爲軼。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其橫木

兩頭各彎曲而低接于轡。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仍謂之軾。前面軾高三尺三寸。兩旁較高五尺五寸。故輿制前低而後高。自曲禮孔疏不分明。後之繪圖者俱作平昂之箱。而輿制失矣。輿自後升。故缺其後。蔽後戶者曰簞。蕘以竹爲之而已。輿下惟後面有橫木爲軫。其前及左右三面謂之軌。軌皆有揜板。亦謂之陰板。而前面別無軫。孔疏小戎詩有云。自前軫至後軫。誤矣。游環脅驅傳云。以一皮條前繫于衡。後繫于軫。亦當改爲後繫于陰板也。其輿底有兩伏兔。駕時以銜車軸。軸者兩端各接于轂。以

貫兩輪者也。轂貫於輪外。其端又有鍵。駕時則施之。所謂
轄也。然後以車轅直入加于軸上。轅之尾直入輿下。後而
軫木。駕時有鐵固之。轅之前端則穹窿上曲而鈎。衡木以
駕服馬。轅卽所謂梁軛也。衡卽轅端橫木也。又伏兔一名
轆轤。又謂之輶。此置在輿底而銜軸者。左傳車脫其輶。易
大畜輿脫輶。輶脫則輿與軸離不能行矣。小畜九二輿脫
輻。輻亦當爲輶字。若輶又是車輪上周圍有三十輻。因以
轂貫之者也。輻卽考工記輪輻三十以象日月者也。此
條引考工記其解甚繁。因撮其解說如此。

綏考

少儀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面。拖諸
臂。以散綬升。執轡然後步。注。臂。覆蒼也。疏。君在車左。故僕
者右帶劍也。綬有二。良綬君綬也。散綬副綬也。僕登車不
得執君綬。故以散綬擊之而升也。又曲禮疏。古者僕用好
人爲之。故孔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侯皆用大夫士也。
別有人牽馬駕車。而此僕既知車事故監駕也。故曲禮又
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
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注。僕與已敵體。
則不受其綬也。撫。小止之辭。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

按升車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注乘石上車之石詩云有
扁斯石是也曲禮尸乘必以几昏禮婦乘以几疏謂王后
則殿石也諸侯大夫亦
應有物履之但無文耳